

周立民 编著

巴金手册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巴金手册

周立民 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金手册 / 周立民编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3

ISBN 7-5633-4367-9

I. 巴… II. 周… III. 巴金 (1904~) — 人物
研究 — 手册 IV. K825.6-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67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明秀西路 53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6.75 字数: 160 千字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6 000 册 定价: 14.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写说明

编写本手册意在将巴金的思想、创作、巴金的研究成果与大中学生和喜爱巴金作品的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以期为读者阅读巴金的作品、了解巴金思想的发展提供一点帮助。手册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记事】 巴金生平活动的简略年表;

【词条】 将巴金的著译、与其相关的人物和事件等以词条方式释义, 其中巴金著译的单行本及部分有代表性的选本均列入词条, 采取巴金自述和学者评述相结合的方式注释。但是读者比较熟悉的相关人物与事件则不再专设词条, 如鲁迅、沈从文等;

【记忆】 巴金叙述自己经历的文字摘编;

【言说】 巴金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观点的文字片断;

【印象】 亲朋好友记述巴金行状的精彩文字片断;

【评论】 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观点摘要。

以上诸元素都统一在编年的体例下,是希望读者能够沿着一个较为清晰的时间脉络,了解巴金在一个世纪的漫长生活历程中奉献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了解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本手册无形中是一部图文结合的、立体的巴金传记,是一部巴金研究成果综述,同时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跋涉史。

需要说明的是,手册中所摘引的文字均标明了原刊出处,这既是对原作者的尊重,又便于读者查找、阅读原作。手册限于篇幅,只能以片断的形式出现,但愿编者摘取的是精华,而不致于断章取义。巴老的原作文字,基本上是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为底本,引文篇目后面的数码即为这两个全集中的卷数和页码的略写,如10/325,译文6/245,前者表明引文出自《巴金全集》第10卷325页,后者出自《巴金译文全集》第6卷245页。

作为一本资料性很强的书,本手册能够以这样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绝非编写者一人之功,这要感谢几代巴金研究者和热爱巴金的师友们所积累下来的丰富成果,因此,除了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之外,还在书后附有参考书目,希望欲对巴金深入了解和研究的读者能够直接阅读全文和原著。而本书如果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导引性作用,就已经是编写者奢望了。当然,书中如有不当之处,责任应完全由编写者来负。

目录

编写说明 / 1—2

正文

1 9 0 4 | 1 9 2 9 / 1 | 3 2

1 9 3 0 | 1 9 4 8 / 3 3 | 8 4

1 9 4 9 | 1 9 7 6 / 8 4 | 1 3 3

1 9 7 7 | 2 0 0 3 / 1 3 3 | 1 9 0

生命的开花 / 1 9 1

参考书籍及使用文献说明 / 2 0 2

跋 / 2 0 3

1904年 1岁

【记事】

11月25日(农历甲辰年十月十九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本名李尧棠，字芾甘。

【词条】

李介庵 巴金的高祖，生卒年月不详。李氏家族原籍浙江嘉兴，约在清朝嘉庆早年李介庵随伯祖李秋门赴京，得交当时名士吴谷人、张船山，又应聘山西马氏教馆，当了十余年家庭教师。后得马氏保荐，在嘉庆中叶捐官入川。另一种说法认为李介庵是作为“幕友”随主举家入川的。

李璠(1823—1878) 巴金的曾祖，曾当过一任县官，购置为数不多的田产，有一部《醉墨山房仅存稿》留存。在《探索集·春蚕》中巴金提到少年时读到文集中一些“他替别人写的或者按照他的上级的意志写的作品”，曾经觉得很“反感”。但1982年在《真话集·思路》中曾提到过李璠这本书里的一则诗话，他又说：“我曾祖不过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封建小官僚，可是在大家叩头高呼‘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时候，他却理解、而且赞赏

文征明的‘诛心之论’，这很不简单！”

李镛(?—1920) 巴金的祖父，号皖云。做官多年，辞官后广购田产，喜收藏古玩字画，能诗能文，曾自印《秋棠山馆诗抄》。他娶有两房妻妾，原配汤氏，为浙江的大家闺秀，较早亡故。续娶濮氏，为江苏人，共生育五儿三女，其中一子二女早年夭折。

李道河(?—1917) 巴金的父亲，号子舟，曾以过班知县的资格觐见清光绪帝。1909至1911年任广元知县，后辞官回到成都老家。李道河喜欢戏剧，主持过成都戏园聘请京班名角的活动。巴金在《最初的回忆》里回忆：“在家的時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人……父亲很喜欢我，他平时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

陈淑芬(?—1914) 巴金的母亲，出生于浙江省，10岁随父入川定居。品性善良，为人大方厚道。她思想开通，曾经请四圣祠医院的英国女医生给巴金二姐看病。母亲对巴金的影响非常大，巴金称她是幼年时代的第一个先生，认为她“很完美地体现了一个爱字”。

李尧棠 巴金的本名，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

甘棠”。这是一首赞美召伯的诗。据说召伯曾在这棵树下听讼断狱持正不阿，后人追忆他因而作了这首诗。召伯是周文王的儿子，与周公旦同时辅佐成王。原诗是：“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人意是：枝繁叶茂的甘棠，莫剪它，莫砍它。召伯曾在这里居息。蔽芾，蔽，谓其荫可蔽日；芾，茂盛。甘棠，又名杜，蔷薇科，乔木，高达十公尺。（参见杨任之著《诗经今译今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2页。）而“巴金”则是1928年以后他写作和翻译作品时使用的笔名。他曾在《谈〈灭亡〉》一文中说：“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巴恩波）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为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一个‘巴’字。‘金’字是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起的，那个时候我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久，这本书的英译本还放在我的书桌上，他听见我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便半开玩笑地说出了‘金’字。”

【记忆】

“这个娃娃本来是给你的弟媳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送给你。”

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说的话，每当晴明的午后母亲在她的那间朝南的屋子里做着针线的时候，她常常对我们弟兄姊妹（或者还有老妈子在场）叙述她这个奇怪的梦。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

母亲抬起她的圆圆脸，用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

“想不到却是一个这样淘气的娃娃！”

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笑了。

巴金《最初的回忆》，12/344

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离开老家时，那里没有什么改变：门前台阶下一对大石缸，门口一条包铁皮的木门槛，两头各有一只石狮子，屋檐下一对红纸大灯笼，门墙上一副红底黑字的木对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我把这一切都写在小说《家》里面。《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公馆就是照我的老家描绘的，连大门上两位“手执大刀，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也是我们家原有的。

大约在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的时候，成都城里修马路，我们家的大门应当朝里退进去若干，门面翻修的结果，石缸、石狮子、木对联等等都没有了。关于新的门面我只看到一张不太清楚的照片，听说大门两旁还有商店，照片上却看不出来。

巴金《我的老家》，16/556

【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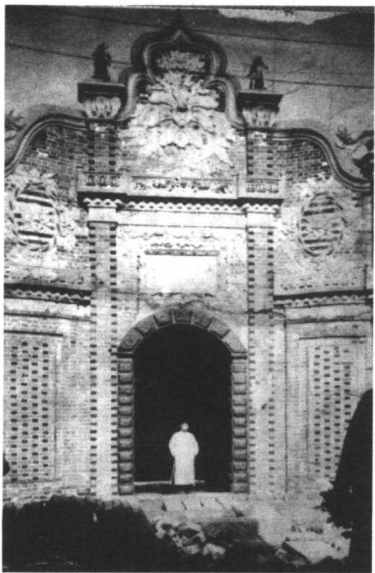
李公馆位于成都正通顺街。这条街在清代原名古佛庵街，顺着石板道，街南有古佛庵，西侧为福音堂，街北有大仙祠（大仙即狐狸），还有云南会

馆等。这条小街上还有几家店铺。李公馆坐落在这条街，占地面积颇大，是五进三重堂的深宅大院，巍峨的院墙把深宅大院与外界隔开。西邻一度是清末驻藏大臣帮办凤全的府第，东面是姓赵的公馆。附近还有口双眼井，这口井成了这一地段的标志。

李公馆小街深居，其建筑有川西民居的风格，民国时期李公馆几度易主，大门换上了“西装”，内部也有几多变迁。建国后，1950年由军队接管，为战旗文工团的驻地。

孙晓芬《巴金的祖籍家世》，《巴金研究》

1996年第3、4期



李家公馆大门

1971年我刚进团时，故居大致还保存着原貌。……一年后，一幢四层西式大楼便在故居遗址上拔地而起。随后园内剩下的形单影只早已枯死的桂树（巴金在回忆录中曾多次提到），也已默默倒落。……

故居旁边还有口井，人称双眼井。据记：“双眼井，位于正通顺街巴金故居南面西侧，为原新筭寺内之古井，井深8米，宽3米，石板盖口，上凿二眼，可同时供双人汲水，水清凉，曾润泽四邻。”这井原先其实并不为人注意，随着这些年巴金故居热的兴

起，双眼井的名声便逐渐传开了。政府出资专门进行了整修，新增了石柱围栏，并在井旁的墙上勒石为文。井的面目大变，引来不少参观者，连路人经过，都不由得要停步流连一番。大概巴金小时候常来这里玩耍，这井也曾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中。1987年回来，他还专门去看了这口双眼井。当时，他久久凝视，默然无语，古井依旧，物是人非。岁月流逝，当年嬉戏井畔的孩童，如今已是垂垂老者。

刘建军《巴金故居二题》，《成都时报》1991

年9月14日

1909年 6岁

【记事】

父亲出任四川广元县知县，随父母前往。在广元县衙门内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道在家塾就读。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背诵《古文观止》，并在晚间从母亲学读《白香词谱》中的词。

【记忆】

我四五岁光景跟着母亲从成都到了川北的广元县，父亲在那里做县

官。

衙门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还有稀疏的桑林，算起来大概有六七进。

我们住在三堂里。

最初我同母亲睡，睡在母亲那张架子床上。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者麻布帐子，冷天挂着白布帐子。帐子外面有微光，这是从方桌上那一盏清油灯的灯草上发出来的。

清油灯，长的颈项，圆的灯盘，黯淡的灯光，有时候灯草上结了黑的灯花，必剥必剥地燃着。

我睡在被窝里，常常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

巴金《最初的回忆》，12/345

从母亲那里我学着读那叫做“词”的东西。

母亲剪了些白纸订成好几本小册子。

我的两个姐姐各有一本。后来我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



巴金的母亲陈淑芬

和三哥每个人也有了这样的一
本小册子。

母亲差不多每天要在那
小册子上面写
下一首词，是依
着顺序从《白香词
谱》里抄来的。

是母亲亲手写的娟秀的小字。

晚上，在方桌前面，清油灯的灯
光下，我和三哥靠了母亲站着。

母亲用温柔的声音给我们读着小
册上面写的字。

这是我们幼年时代的惟一的音乐。

巴金《最初的回忆》，12/355

【言说】

我生在一个古老的家里，有将
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
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但这
样简单的话是不够的。我说过我从小
就爱和仆人在一起，我是在仆人中间
长大的。但这样简单的话也还是不够
的。我写出了一部分的回忆，但我同
时也埋葬了另一部分的回忆。我应该
写出的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

巴金《我的幼年》，13/4

【评论】

巴金的儿童时代，也正是他光明
的黄金时代，在那时候，他是被热爱
和甘饴的空气包围着；出名的作家派
规(Péguy)也是一样，他小心保留着
他那富有诗意的童年的回忆，但是年
岁稍长，便渐渐感到苦痛的袭击，如
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自
幼年时便遇到了许多磨难：痛苦，欺
凌，不幸和死亡，可是惟有母亲的爱，
能把自己的小儿从这些苦痛当中救出
来，也惟有母亲的爱能够预防这些磨
难的莅临！

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第3页



1907年，在外婆（左三）怀抱中的巴金，此为目
前所见巴金最早的留影

1910年 7岁

【记事】

夏 从母亲房里搬出，由女佣杨嫂照顾。

12月 26日为庆祝祖父生日敬神，因讨厌礼节不肯磕头，第一次挨母亲的责打。

约本年 常去观看父亲坐堂审案，对犯人受刑后叩头谢恩不解。

【记忆】

父亲在这里被人称做“青天大老爷”。

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审案。

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人（公差），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

“大老爷坐堂！……”

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案子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

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

被问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

父亲的脸色渐渐地变了，声音也变了。

“你胡说！给我打！”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

两三个差人就把犯人按倒在地，给他褪下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

“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混帐东西不肯说实话！”

“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啊！”

那个人趴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

……

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一直打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

被打的人就由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

“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但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巴金《最初的回忆》，12/372

我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的时候，在我姐姐的房里我找到了一本《烈女传》。是插图本，下栏有图，上栏是字。小孩子最喜欢图画书。我一页一

1911年 8岁

页地翻看着。图画很细致，上面尽是一些美丽的古装女子。但是她们总带着忧愁、悲哀的面容。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投身在烈火中，有的在汪洋的水上浮沉，有的拿宝剑割自己的头颈。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在高楼上投缢自尽。都是些可怕的故事！为什么这些命运专落在女人身上？我不明白！我问姐姐，她们说这是《烈女传》。我依旧不明白。我再三追问。她们的回答是：女人的榜样！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女人就应该为了那些可笑的封建道德和陈腐观念忍受种种的痛苦，而且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那一本充满血腥味的《烈女传》就应该被看作女人的榜样？我那孩子的心不能够相信书本上的话和母亲的话，虽然后来一些事实证明出来那些话也有“道理”。我始终是一个倔强的孩子。我不能够相信那个充满血腥味的“道理”。纵然我的母亲、父亲、祖父和别的许许多多的人都拥护它，我也要起来反抗。

巴金《家》十版代序，1/449—450

【记事】

春 女佣杨嫂病故，此事曾对童年的巴金产生深刻影响。

6月 中旬，川汉铁路“保路同志会”成立，掀起保路运动，群众爱国保路情绪高涨。8月25日起成都罢市，9月7日、8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此后，四川各地纷纷发生武装起义。

秋 父亲辞官，全家迁回成都。

11月 辛亥革命爆发，22日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27日，成都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家中制作大汉旗。

12月 8日成都发生兵变，城中秩序大乱。随母亲至外祖母家避难，翌日回家。22日赵尔丰被军政府捕杀，全家的男子都剪掉了辫子。

【记忆】

晚上我们都挤在外祖母房里，大家都不说话。

外面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一个年轻的舅父在窗下对我们说话。这些话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闭着眼睛念佛。

后来附近一带突然起了嘈杂的人

声。好像离这里只有十几步路的赵公馆给变兵打进去了。

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响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着母亲逃走，母亲不肯。大家争论了片刻，母亲就带着我们到了后面天井里。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说她念佛吃素多年了，菩萨会保佑她。

天是红的。几株树上有乌鸦在叫。枪声，我们也听得很清楚。

母亲发出了几声绝望的叹息。她还关心到外祖母，关心到父亲。

舅父给我们搬了梯子来。墙并不高，一个老妈子先爬到墙外去，然后母亲、三哥、我都爬过去了。接着我的两个姐姐也爬了过去。

墙外是一个菜园，我们在菜畦里躲了好些时候，简直顾不到寒冷了。

……

母亲一晚上都在担心家里的事情。第二天十九日的上午外面平静了，她就带着我一个人先回家。父亲和大哥惊喜地迎接我们。

巴金《家庭的环境》，12/380—382

1912年 9岁

【记事】

1月 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家中做五色旗。

本年 大哥进中学。

约本年起 常参加大哥、姐姐和堂表姐妹们的聚会和游戏，参与组织新剧团，他们自己编剧在家中演出。他还常到剧场或在家中看川剧、京剧。

【记忆】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这一辈的男男女女是很多。我除了两个胞姐和三个堂姐外还有好几个表姐。她们和大哥的感情都很好。她们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时候大哥就忙起来。姐姐、堂姐、表姐都聚在一块儿。她们给大哥起了一个“无事忙”的绰号。

游戏的种类是很多的。大哥自然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酒令。酒令有好几种，大哥房里就藏得有几副酒筹。

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们凑了一点钱，买了几样下酒的冷菜，还叫厨子做几样热菜。于是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一面行令，一面喝酒，或者谈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或者评论《红

楼梦》里面的人物。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子外，没有一个人不曾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当时虽然不曾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里的人物和事情。

……

我们组织过一个新剧团，在桂堂后面竹林里演新剧。竹林前面有一块空地，就做了我们的舞台。我们用复写纸印了许多张戏票送人，拉别人来看我们的表演。

我们的剧本是自己胡乱编的，里面没有一个女角。主要演员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儿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儿子）两个只做配角，或者在戏演完以后做点翻杠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姐姐，堂姐，表姐们。我们用种种方法强迫她们来看，而且一定要戏演完才许她们走。

父亲也被我们拉来了。他居然坐在那里看完我们演的戏。他又给我们编了一个叫做《知事现形记》的剧本。二哥和三哥扮着戏里面的两个主角表

演得有声有色的时候，父亲也哈哈大笑起来。

巴金《家庭的环境》，12/389—393

1914年 11岁

【记事】

7月(农历) 母亲病故，安葬于成都市郊磨盘山。

【记忆】

母亲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痛苦的。一直到最后一天，她还很清醒，但是人已经不能够动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每次我们走到病床前看她，她总要流眼泪。

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母亲最爱我，然而我也不能够安慰她，减轻她的痛苦。

母亲十分关心她的儿女。她临死前五天还叫大哥到一位姨母处去借了一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看，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对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样痛苦的病

中还想到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没有看见母亲死。那个晚上因为母亲的病加重，父亲很早就叫老妈子照料我们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

我含着眼泪，心里想着我是母亲最爱的孩子。

棺材放在签押房里。闭殓的时候，两个人手里拿着红绫的两头预备放下去。许多人围着棺材哭喊。我呆呆地望着母亲的没有血色的脸。我恨不能把以后几十年的眼光都用来在这时候饱看她。

巴金《家庭的环境》，12/384、385

我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种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看见他们怎样跟贫苦挣扎而屈服、而死亡。六十岁的老书僮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后来做了乞丐，死在街头。一个老轿夫离开我们家，到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公馆里当看门人，不知道怎样竟然用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里面。这一类的悲剧以及那些活着的“下人”的沉重的生活负担，如果我一一叙述出来，一定会

使最温和的人也无法制止他的愤怒。

我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听那些老轿夫在烟灯旁边叙述他们痛苦的经历，或者在门房里黯淡的灯光下听到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作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我同他们的友谊一直继续到我离开成都的时候。不过我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以后，就很少有时间在门房和马房里面玩了。接着我又参加了社会运动。

.....

巴金《家庭的环境》，12/393—394

【言说】

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朋友吴教给我牺牲自己。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

巴金《我的几个先生》，13/19

【评论】

巴金为什么能够写出那年轻人喜爱的、卫道者惊心的小说，和那火一样热情、风一般温柔、水一样清澈的

1915年 12岁

散文？为什么懂得爱和恨？母亲所教的词、杨嫂所讲的故事、老师所授的知识、轿夫所宣传的信条，难道不是土壤、雨水、阳光吗？当然，他的写作能力和爱恨感并不全是由于少年时代的这段家庭生活或学习生活所形成，但这段家庭生活使他接触了爱恨，看见了封建的罪恶；这段学习生活令他接触了古典的作品，接受了一定分量的文学遗产，认识了一些作文的常识并学会忠实地走自己的生活道路。以后，五四时期的鲁迅、朱自清、叶圣陶、夏丏尊等人的新思想和新风格的散文，更供应了他的新的养分，做了他新的带路人，使他真正地提高了自己的才能和品质。

余思敏《作家巴金》，香港南图出版社，第

32页



大家族合影

【记事】

1月 15日二姐尧桢死于肺病。

本年 父亲娶继母(邓景莲)。

【记忆】

你从前常常到我们家里来。你知道我们的花园里并没有湖水，连那个小池塘也因为我四岁时失脚跌入的缘故，被祖父叫人填塞了。代替它的是一些方砖，上面长满了青苔。旁边种着桂树和茶花。秋天，经过一夜的风雨，金沙和银粒似的盛开的桂花铺满了一地。馥郁的甜香随着微风一股一股地扑进我们的书房。窗外便是花园。那个秃头的教书先生像一株枯木似地没有感觉。我们的心却是很年轻的。我们弟兄姊妹读完了“早书”就急急跑进园子里，大家撩起衣襟拾了满衣兜的桂花带回房里去。春天茶花开繁了，整朵地落在地上，我们下午放学出来就去拾它们。柔嫩的花瓣跟着手指头一一地散落了。我们就用这些花瓣在方砖上堆砌了许多“春”字。

这些也已经成了捕捉不回来的飞去的梦景了。

巴金《(家)十版代序》，1/447—448